

暑天话冬笋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暑天之所以话冬笋，完全是我的短视频所致。视频中我叙述了那年的9月中旬去浙江海盐观潮，行李袋里是沉沉的冬笋。评论区里一片哗然。说是时交中秋，哪里来的“冬笋”，显然作者失记了。

其实还真不是“失记”。人们只凭自己的菜场购物经验而错怪了我。事实上，在我们的皖南深山和江西、浙江的深山，冬笋并非只产在冬天，许多地区（比如皖南与湖南）入秋就有了，所以我们回沪探亲前能买到它，事实上笋是一年四季都有的，春笋自不必说，夏有“鞭笋”，秋天的，不妨名之为“秋笋”，只是冬天产的最好且大量上市，大家就叫了冬笋。修辞学上，姑且称为假借，秋笋势弱，便都归了“冬”，被通吃了。

类似现象很是多见。

比如哈密瓜，原产鄯善，离哈密还远着呐，故叫鄯善瓜，但因为是哈密王将来进贡朝廷，康熙帝尝了高兴，顺口一叫“哈密瓜”，就一直叫到了今天，怎么也改不过来。再如杭州的著名景点“曲院风荷”，南宋以来一直叫“麴院荷风”，到了清朝某皇一个错题——“曲院风荷”，谁敢当场纠正呢？就一直这么叫了过来。叫久了，大家还觉得比原来的“麴院荷风”更为中听，也更有诗意，便“借”了不还，谁还会提出修

改它呢。

2003年我奉命去调查某些商贩制作金华火腿用了“敌敌畏”的问题，至少被我厘清了两个疑问。一、火腿表面的确涂抹了敌敌畏，完全是当地人急功近利所致。传统的火腿制作都是冬天下单，就是要避开苍蝇下蛆，如此则产量受限，要打破产量瓶颈只有春夏秋都下单，然而自春到秋，腌制工场苍蝇不断，而要杜绝苍蝇，只能涂抹敌敌畏。二、金华火腿的传统制作地并不在金华市，而是

其下属的浦江、义乌、兰溪、东阳诸县，然而当初这些小小县城并没有力量将自己的产品远销各地，只好统统集中到地区的首邑金华，由金华的大营销商组织力量外销，各地的进货商因为都在金华市进的货，就自然而然地叫出了“金华火腿”。

生活中类似的“张冠李戴”或以讹传讹究竟还有多少。

生活中类似的“张冠李戴”或以讹传讹究竟还有多少，恐怕是多得数不胜数的，近有考证说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并非是瓦特发明的，又说牛顿的万有引力之发明也根本和苹果是否掉下无关，更为众所周知的是，阿拉伯数码实际是印度人发明的，却被归功于阿拉伯人……

细想一下，生活中类似的事是不是太多了？为什么呢？

故而尽信书不如无书。❖